

再不是“懒媳妇、恶媳妇”

我是潍坊市诸城人。结婚两年后的一次流产，是正月，天很冷，做完手术，回来后就给邻居打玉米一万多斤，受了风，四天后头痛的打滚。第二年又犯了，差点要了命。

“懒媳妇、恶媳妇”

我被一身的病折磨的离不开炕头，肩周炎、心口痛，骨头疼痛难忍，衣服都不敢洗，孩子也无法抚育好，受尽了罪，脾气也暴躁了，吃中药把胃吃坏了。娘家弄来偏方和神婆子，都没管用，4个月下来花去五千多元钱。丈夫说我拿钱扔，不给我治了。人家说我是个懒媳妇、恶媳妇。出门走几步，就会有人在背后说：谁谁媳妇，脸蜡黄快要死了。

“象个钢豆子”

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被哥嫂叫去学炼法轮功。谁知我炼了几天，整个身体大病一场，眼球都痛，浑身动不了，样子很吓人。功夫友们说：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祛病，不用怕。三天后，我的一身病全好了，几个月后就一身轻了。

那时来了一些人在我家炼功。他们见我神奇般的好了，都很高兴，丈夫也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，我有了一个好身体、一个和睦的家庭。种了十四亩地，种着棉花养着蚕，要干很多活，却不觉累。邻居都夸我变了一个人，象个钢豆子。我再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懒媳妇、恶媳妇了。

你们让我恩将仇报...

可是，99年7月20日之后，江氏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和迫害。我们全村的炼功人全被强制把书交上，以后不准炼功。几天后村干部带人到我家，叫我写决裂书和不炼功保证书，还说这是为我好。我说：“当初我一身病躺在炕头上，吃不上、穿不上，眼看家破人亡，那时你们谁来看看我了？现在我炼功炼好了，家也象个家样了，你们又让我恩将仇报，我不写。”

他们找人监视我，晚上门口有人站岗，白天出门要报告，去菜园有人跟着。我想：我炼功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人中的好人，尊老爱幼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不偷不摸，不杀生，不沾别人的便宜，何错之有？我怎么能不说话呢？

这些钱是被江泽民一伙贪了

我去北京上访，可是刚到潍坊就把我截了回来，罚款五千元。一下丈夫家都对我理解了。我说：“我要不炼功，到现在说不定早已死了。这些钱也不是法轮功要去了，是被江泽民一伙贪了。”

江××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导演“自焚”想引起老百姓反对和仇恨法轮功，来达到他铲除法轮功的目的。他们没想到，在短短的几年法轮功就传遍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江泽民一伙已经被告上了国际法庭。

明慧週報

潍坊版

第11期 2005年9月1日

前沈阳市司法局长揭黑幕

【明慧网】韩广生原为沈阳市司法局局长，因不愿再执行迫害好人的政策、以及对共产党腐败的失望，而在2001年9月出走加拿大，脱离中共。

2005年8月5日，

韩广生在加拿大的一次《九评共产党》研讨会上首次公开露面，并表示：中共对人民的迫害从未停止过，“反右”，“文革”等远的事例不说，1989年镇压“六四运动”，杀害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，1999年至今残害法轮功，是又一次举世皆知的浩劫。



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
韩广生

韩广生说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群众，在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，不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程序，就被投进了教养院，剥夺自由，强行洗脑，惨遭虐待，许多人被迫害致死，许多家庭家破人亡。

类似纳粹“盖世太保”的“610”办公室：韩广生说，以我出走前所经历的镇压法轮功为例，中共从党中央到全国每个省市的党委成立了类似“盖世太保”的“610”办公室，超越宪法和法律对法轮功进行镇压。同时所有相关指示都是通过口头传达，没有文字文件。

酷刑：韩广生说，我所管辖的4个劳教所，通常关押大约1千名男劳教人员。镇压法轮功以后，其中3个劳教所额外关押法轮功学员，最多时达到近500名。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包括一万五千伏高压电棍电击，15岁的小女孩也不能幸免，还有强迫洗脑，3天3夜不许睡觉，用针扎大腿等等，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进行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，还强迫他们做奴工，生产出口工艺品。虽然我尽力去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但所能做的也有限。

经济大流血：韩广生说，镇压法轮功，在经济上也是一场大流血。我所管辖的四个劳教所的费用，因为迫害法轮功，每年要增加七八百万元。**公安系统镇压法轮功花费最多**，估计是司法系统的两倍或更多。过去六年全国镇压法轮功的总花销，保守估计是几百亿，上千亿元人民币，甚至更多。

韩广生最后说，大纪元的《九评共产党》，非常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本质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退党大潮。中共迫害人民的一贯政策把自己推上了绝路。◇

洪水自动的转了方向

8 月 13 日，辽宁省某县普降暴雨。一位大法弟子感觉事态严重，就出屋察看。当走到距他家只有 80 多米的前河堤大坝时，发现水势凶猛，堤坝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冲毁，全村都有被淹没的危险。大法弟子不顾自己家的安危，立即向村里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大洪水要来了，父老乡亲赶快离开……”，他不放心，又挨家挨户的通知。就在全村百姓都安全撤离后，河堤的大坝被洪水冲开了。逃离了灭顶之灾的村里人对这位大法弟子都感激不尽。

洪水过后，村民家的房屋、财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，而那位大法弟子的家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——决堤的洪水本来是直奔而来，但到了他家墙边，竟自动的转了方向！

事后政府人员到该村查看灾情，知道这件事情后，非常震撼。亲眼见证了大法神奇的村民们都发自内心的公开喊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◇

信大法 患脑血栓十天康复

四十岁刚出头的刘某，是山东省潍坊市出租车司机。那天刘某刚要出门干活去，突然觉得头胀难受、手脚麻木，行走困难。家人见状，赶紧送医院，经检查确诊为脑血栓，医生要求立即住院。他当医生的妻弟跟医生商量说：“我也是当医生的，我姐夫的病，就用你的处方、用这医院的药，我们回家里治吧，免得家人陪床。”这能省下不少的住院费。

刘某回家后，她母亲自信的对他说：“儿啊！你妈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一人炼功全家受益，放心吧，不会出意外的。我整天在外跟人讲真象，知道了大法好、知道真善忍好的人受益的很多。再看看这几年你妈的心身变化，你知道这都是大法的威力！你心中想着法轮大法好，记住真善忍，再看看‘九评’，明白明白××党是个什么东西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你就都好了！”

刘某从母亲的身上早就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所以母亲说什么他都相信，便照着做。

就这样，刘某只打了四天“吊瓶”，休息了 5、6 天，十天后，他象没事一样又去开出租车了。经此一事，刘某欣喜万分，全家人都高兴，亲朋也领略了大法的神奇！现在，刘某和他妻子也想做个修炼人了。

潍坊寿光市张思友屡遭迫害去世

请关注！迫害就发生在我身边

【明慧网 2005 年 8 月 22 日】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道办北关村张思友，自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他们本人及家人屡次遭受迫害，于 2001 年 8 月 9 日含冤去世。

张思友，男，51 岁，家住寿光市圣城街道办北关村。1996 年全家有幸修炼法轮功，按真、善、忍做好人，全家身心受益，家庭和睦。因张思友家是炼功点，1999 年 7 月 20 日在恶党开始迫害大法，当天晚上，镇上、村上的突然来了 5、6 个人说不让炼功，以后白天晚上有人监视，警车在门口停着，一家人失去了人身自由。过了两天，张思友和二女儿被不法人员抓去办“学习班”强制洗脑，每天被勒索生活费 100 元；又过了两天，被强制交 12000 元，不交不放人，被非法罚款共 18000 元。此后，张思友家经常受到恶党不法人员骚扰，身心受到很大伤害。2000 年他二女儿被抓，腊月二十五才被

放回，整个的六月是在镇上被非法关押着。一次被关在黑屋子里，关上灯，头被盖上棉袄，遭到 5、6 个人毒打，被打得几乎昏过去，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张思友看到女儿被抓被打，比自己还难受，象以上女儿被抓被打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天下父母心，能不心疼吗？

张思友的妻子患有脑血栓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，女儿又多次被抓，家里经常受到骚扰特别是所谓的“敏感日”。张思友在生活和精神双重打击下于 2001 年 8 月 9 日含冤去世。

昌乐县五图镇大法弟子夏爱香失踪调查

【明慧网 2005 年 8 月 18 日】潍坊市昌乐县



五图镇邱家河村法轮功弟子夏爱香，42 岁左右，于 2001 年农历 6 月 27 日方山山会期间，发放法轮功真象资料时，被邪恶之徒秘密绑架，从此再无音信。镇政府矢口否认绑架一事。

据知情者透露，夏爱香在 2001 年农历 6 月 27 日晚发放资料时，可能被乔官镇派出所绑架，后又送往五图镇派出所，从此不知下落。一目击者说，在火葬场曾见一尸体被全身包裹，身边没有家属，而是公安局紧紧跟随，感到奇怪，就问旁边一人，此人小声说：是炼法轮功的。又据火葬场某职工透露，在 2001 年农历 6 月 27 日以后的几天里，是曾经有公安局送来一女尸，已秘密火化。

夏爱香失踪以后，田本全、王新彪这两个恶徒四处造谣，说夏爱香与丈夫离婚了，到尧沟打工挣钱去了，不回家了。事实上，夏爱香非常孝敬婆婆，夫妻恩爱，还有个活泼可爱，正在上中学的儿子，一家人幸福美满，哪里来离婚之事。更何况她的丈夫与家人正四处寻找，真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不打自招了。